

世界文學名著

幼年時代

高爾基原著
陳小航譯述

MY CHILDHOOD

By

M. GORKY

Translated by

CHEN SIAO HANG

世界文學名著叢

幼年時

著名學文界世
代 時 年 幼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奇此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高 爾 基

譯述者 陳 小 航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Literary Masterpieces of the World

MY CHILDHOOD

BY M. GORKY

TRANSLATED BY CHEN SIAO HA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June, 1931

Price: \$1.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幼年時代

第一章

在一間狹窄陰暗底房裏，我父親，穿着很長底白衣服，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底赤足的手指異樣地伸張着，靜止底兩手和平地攔在胸上，手指是彎曲着的；他底快活底眼睛被兩個銅元的青圈子緊緊地圍着；他的沉靜底臉上已失了光澤，而且我害怕他那樣露着牙齒的醜像。

我母親，只是半身穿着紅圍裙，跪着，用我常常愛拿來割西瓜皮的那樣黑梳子在梳我父親的柔軟底長髮；從額上到項背；她用低而粗啞底聲音不休地訴說着，浮腫底眼睛好像一定要被連續底淚流沖洗乾淨似的。

用手抱着我的是我祖母，她有一個大圓頭，一雙大眼睛，一管海綿似的鼻子——一個面色暗澹，性情溫和，而非常有趣底人。她也在哭，她底哀痛和我母親底適當地配合着，她戰慄着把我

推到我父親面前；可是我害怕而且難過，執拗地往她這一面藏躲自己；我從前沒有見過大人們的哭泣，也不懂得祖母說了又說的這幾句話：

『和爹爹告別呀。你永遠不能再見他了。他死了——還不到死的時候。』

我會經害了大病，剛剛纔離開牀，我還完全記得：我初病的時候，我父親常常在我周圍快活地忙碌着，後來他忽然不見了，而代替他的是我祖母，一個陌生底人。

『你從那裏來的？』我問她。

『從上面來，從尼忌尼來，』她回答『可是我不是走來的。我是坐船來的。在水上是不能走的，你這小鬼。』

這真好笑，想不通而且不對；上面是樓，那里住着一個有鬍子底，漂亮底波斯人，地窖裏是一個老而黃底蒙古人，那賣羊皮的。一個人可以騎着扶梯欄杆到上面去，若是滑跌了就會滾下來。這是我經驗過纔知道的。那裏是有水的地方呢？這全是不對底，有趣底胡說。

『還有我為什麼是一個小鬼呢？』

「爲什麼因爲你太吵鬧，」她笑着說。

她說得又好聽又有趣而且高興，從第一天起，我就和她要好現在我對她的唯一要求是趕快把我送出這房間以外。

我母親緊抱着我；她的眼淚和呻吟在我心中產生一種新奇底不安的感情。我第一次看見她像這樣子。她平常外貌是一個寡言的莊嚴婦人；簡潔，滑澤，強健的體格就像一匹馬，有着近於蠻悍的身軀和強壯得可怕的手臂。但是她現在浮腫了，忐忑着，而且完全頹喪了。那平日戴着繁飾的大帽子而且結束得很好的頭髮，現在紛落在她的裸肩上，披拂在她底臉上，還有一部分拖曳在我父親的沈睡底臉上。雖然我在這房裏已經很久，她卻沒有正視過我一眼，她哭泣着，哽咽着，除了替我父親理髮而外，什麼也不能做。

此刻，幾個微黑底掘墓人和一個兵士在門外向裏面窺看着。那兵士厲聲說：

「現在就送出去吧！快點！」

作爲窗幕的黑巾，在風裏搖動着好像一面帆。我知道這個是因爲有一天我父親帶我到一

隻帆船裏，並且那裏還突然來了一聲霹靂。他笑了，抱我在膝上，大聲說，『沒有事。別害怕，里克！』忽然我母親重跌在地板上，但是立刻又翻轉仰臥着，在灰塵裏扯拉他的頭髮；他的肅穆底白臉變爲青灰色底了，而那露着牙齒的樣子宛如我父親的一樣，她用可怕底音調說：『關上門！……阿里克先……出去！』

我祖母把我推在一邊，跑到門上喊說：

『朋友！不要怕；不要管爲耶穌的愛，走開吧。不是霍亂症，這是生孩子……請你們走開，好人們！』

我藏我自己在一個暗角的一隻箱子後面，從這裏我看見我母親怎樣在地板上打滾，嘶喘，咬牙切齒；我祖母跪在她旁邊親愛地，鼓勵地談着。

『憑了天父和天子之名……忍耐，伐利沙！聖母呀！我們的保護者！』

我嚇壞了。他們在接近我父親的地板上爬來爬去的，觸動他，呻吟着，叫喊着，可是他全然不動而且確乎在微笑着。這地板上的爬行延長了許久，我母親好幾次站起來又倒下去，而祖母在

這房裏滾出滾進的好像一個黑底軟底大皮球。忽然有一個孩子底哭聲。

『謝謝上帝！』我祖母說。『是一個男孩！』他燃起一支燭。

我必定是在那角落裏睡着了，因為別的事我就不記得了。我所記得的第二個印象是雨天的墳場底荒涼底一角。我站在一個油滑底黏土丘旁邊，看進那拋置着我父親底棺材的坑裏面，那坑底上有一些水，也有幾隻蛙，而其中兩隻竟自跳在棺材底黃蓋板上。

立在墓旁的是我自己，祖母，一個濕透了的司禮人，和兩個帶鏟子的不幸底掘墓人。我們全都像玻璃珠一樣落下來，溫雨濕透了。

『填滿了墓穴，』司禮人命令之後，走開了。

祖母開始號泣了，用她戴着的頭巾底一角遮住她底臉。那掘墓人深深彎下腰去，開始迅速地拋土塊在棺上，把那些在墓穴兩旁跳躍着的蛙，也打落下底裏去了。

『跟着來，列那，』祖母撫着我的肩頭說；可是我擺脫了她底手，不願意走開。

『還有什麼呢，唉，主呀！』祖母怨喻着，一半是爲我，一半是爲上帝，她垂頭喪氣地默默站了

好一會。

墳已經埋好了，她還是立着不動，一直到掘墓人把鏟子鏗鏘一聲拋在地上，一陣輕風忽然飄過，分散了雨滴；然後她纔用手挽着我，引我到遠處的一座教堂裏去，那條路的兩旁立着許多黑十字架。

『你爲什麼不哭？』當我們出了墳場的時候，她問。

『你應該哭呀。』

『我不想哭。』是我的回答。

『好，你不想就不必，』她和氣地說。

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爲我很少哭，而我哭的原因與其說是哀愁不如說是憤怒；況且我父親常笑我哭，當我母親呵着『你還敢哭！』的時候。

此後我們坐上四輪馬車，經過一條寬而污穢的街道，兩旁排着黑紅色的屋宇。當我們前行的時候，我問祖母，『那些蛙還能出來嗎？』

『不！』她回答，『上帝保佑牠們！』

我回想我父親和我母親從來沒有把上帝唸得如此多而且熟。

幾天之後，我母親和祖母帶我上了一隻汽船，我們住在一個小房間裏。

我的小弟弟馬克生是死了，躺在角落裏的桌上，用白布包着，紅帶捆着。我爬在包裹和箱子堆上，從一個好像一隻馬眼睛似的圓洞裏往外看。混濁多沫的水不停地從船的一面直往下流。有一次那水猛然沖在玻璃上濺着我，我不自覺地往地板上一跳。

『不怕，』祖母說，輕輕地把我抱在慈愛底手中，從新安放在包裹堆上。

灰色潮濕底霧籠罩在水面上；每時每時有一段朦朧底地面纔一出現在遠方，又消失在濛霧和水花裏了。我們周圍的事物似乎都在搖動着，只有我母親，兩手疊在頭後面，穩定地靠在牆上，一張毫無表情的面孔冷嚴得像鐵一般。她這樣站着，沉寂地閉着眼睛，我覺得她好像一個和我全然不相識的人。她那件外衣也成爲生疏底了。

我祖母屢次向她溫婉地說：『伐利亞，你不要吃什麼嗎？』

我母親既不響也不動。

祖母對我說話是清言細語的，對母親卻用大聲說，而同時是小心地，怯弱地，並且很少。我想她是怕母親的，這很有理，使我和她更加接近。

『沙拉妥夫！』我母親突然可驚地厲聲叫起來。『水手在那裏？』

奇怪新鮮的字！沙拉妥夫？水手？

一個寬肩，灰頭底人物穿着藍衣進來了，把擡着的一個小箱子遞給祖母，她就把我弟弟底身體安放在裏面。然後她伸着手把箱子及附帶物擡到門前；但是，啊呀！真肥大，她只有側着身子纔能够走過窄狹的艙門，於是狠狠地站在那裏躊躇着。

『真是媽媽！』我母親不耐煩地說，把小棺材接了過來。當我留在艙裏照顧那藍衣人的時候，她倆都已不見了。

『好，伙計，小弟弟就這樣去了嗎？』他彎下腰對我說。

『你是誰？』

『我是一個水手。』

『誰又是沙拉妥夫？』

『沙拉妥夫是一個鎮。由這窗裏往外看，那就是』

從窗裏一望，那片陸地似乎在搖動；牠躺在霧裏發着汽，片段地模糊顯現着，使我想到剛從大塊熱麵包上切下來的小麵包。

『祖母那里去了？』

『埋她的小孫子去了。』

『他們是去埋他在地裏面嗎？』

『是，自然是。』

然後我告訴水手，有幾隻活蛙和我父親一起埋葬了。

他舉起我，擁抱而且親嘴，大聲說：『唉，可憐的小傢伙，你不懂事啊。該憐憫的不是那幾隻蛙，

而是你母親。試想想她給憂愁怎樣地壓倒了。」

一會，上面來了一陣囂囂的呼號。我知道這是汽船的聲音，我不怕！可是，那水手卻慌忙把我放下，衝出去了，喊說：『我要趕快走了。』

逃的欲念捉住了我。我冒險走出門去。這外面的陰暗而狹窄底地面是空虛的，附近有着扶梯上銅欄的閃光。往上一看，人們都拿着行李包裹在手上，顯然是要離開這船了，這意思就是說我也得離開。

但是當我出現於船腰的時候，混在農夫的羣中，他們全都對我叫了起來。

『這是誰家的？是誰家的？』

沒人知道。

他們在我周圍儘是推着擠着，一直到那灰頭髮的水手出現了，他纔抱住我，並且對衆人加以解釋。

『這是阿士圖拉康地方的孩子，從艙裏來的。』

他帶着我奔到艙裏，把我放在包裹堆上，去了。臨走的時候搖着手指向我恐嚇說：『我要給你一點東西！』

上面的聲音漸漸小而又小。船停止了搖擺，水的力也不激動了。艙窗是用潮濕底板關閉着的；裏面是黑暗和不通氣。那些包裹似乎逐漸長大了而且開始壓在我身上；這真可怕，我纔疑惑我或許要被永遠拋棄在這空虛的船裏。

我走到門邊，但是門沒有開；那銅門紐不讓我轉動，所以我拿起一個牛奶瓶，用力敲牠。唯一的結果是瓶子碎了，牛奶潑在我的腿上，流進靴子裏面。受了這失敗的打擊，我放身在包裹上，悠悠地飲泣，以致睡着了。

我醒來的時候，船又在動，艙窗像太陽一樣的明亮。

祖母坐在我旁邊，梳她的頭髮，而且皺着眉咕嚕些什麼。她有非常多的頭髮，拖在肩上，胸上，甚至觸着了地板。牠是深藍色底。她一隻手從地板上把牠提起，很不容易地拿攏來，她用一個幾乎沒有齒的木梳去分解那糾結的髮。當她的臉裏在散髮裏顯得可笑底小的時候，她底嘴

唇撇着，黑眼閃着發狠底光。她的表情幾乎是怨恨，而我問她為什麼有這樣長頭髮的時候，她用照常和悅的聲調答說：

『上帝給我這個是當作一種懲罰的……就是梳的時候，你看這樣！我年輕時候矜驕這馬毛，現在老了，我詛咒牠！可是，你睡罷，還很早呢。太陽剛出來。』

『我不要再睡了。』

『很好，那末就不睡，』她立刻贊成，挽好了頭髮，擡頭一看我母親仰面直躺着的牀位。『昨晚你怎麼打破了那瓶子告訴我，悄悄地。』

她常常這樣談着，那特別諧和的字句在我的記憶上生了根，有如香豔不謝之花。當她笑的時候，那美的黑眼的雙瞳張大了，射出不能形容底消魂的光輝，堅固底白牙也是晶瑩可愛的。除了許多皺紋和棕色的面容而外，她有一種年青漂亮的姿態。

損壞她底美的是那球莖似的鼻管，和爲聞鼻煙的習慣和愛喝酒而紅了的唇。她底外貌是暗澹的，但是她的內面照耀着不能磨滅底快活底熱情的火焰，這顯示在她的眼裏。雖然她僵僕

了，幾乎駝背，而她的行動很輕軟，無論如何她都像一隻巨貓，並且也和那馴良動物一樣溫柔。

一直在她加入我底生活以前，我似乎在睡覺，隱匿在蒙昧裏；可是她的出現，驚醒了我，引我到白日之光下。她用一股單線把我所有的印像全都聯貫起來，織成多樣顏色的一幅雛形，因此使她自己成爲我底生活的贊助者，與我的心最接近者，我所知之中的最親最善者；而她的對於一切的無私之愛豐富了我，造成我對於艱難生涯所必需的力量。

.....

四十年前船是走得慢的；經過一段長時間我們纔到尼幾尼，而我將永世不忘這些充滿了美的日子。

好天氣已經開始了。從早到晚我跟祖母在艙面上，在清天下面，從容地流動於伏爾加河的鍍金底秋色的兩岸之間；這鮮亮的紅汽船，用長繩拖着一隻貨船前進，牠起落在灰藍底水上的時候，發出許多呻吟的回響。這灰色的貨船，使我想到一個木蚤。

不知不覺中，太陽已經漂浮在伏爾加河上。我們每時每時都在新光景中；青山的起伏好像

是富麗底大地之衣的褶疊；兩岸立着城鎮和鄉村；金黃的秋葉漂浮在水上。

『看這全都多麼美喲！』祖母每刻都歌詠着，徘徊着，滿面春風的，眼睛因歡悅而張大了。她屢次望着岸上出神，把我忘記了；她立在艙面上，兩手抱在胸前，默默地微笑着，眼裏含着淚。我這纔去拉她底黑細花的麻布裙。

『啊！』她一驚，叫了。『我定然是睡着了，在作夢呢。』

『你爲什麼哭呢？』

『爲歡悅和年老，親愛的，』她回答，微笑着。『我老了，你知道——六十年在我頭上過去了。』撮起一點鼻煙，她開始告訴我一些希奇的故事，關於善心的強盜們，聖徒們，以至各種野獸和惡魔的。

她溫柔地，神祕地談着，臉挨着我底臉，圓睜底眼睛釘住我，如是切實地鼓動着我內部正在生發着底力氣。

她談得越久——寧可說是唱——她的字句越流暢。聽她談話有不能形容底快樂。